

十三经注疏 古梁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春秋穀梁傳注疏二十卷

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其傳則士勛疏稱穀梁子名倣字元始一名赤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則當爲穀梁子所自作徐彥公羊傳疏又稱公羊高五世相授至胡母生乃著竹帛題其親師故曰公羊傳穀梁亦是著竹帛者題其親師故曰穀梁傳則當爲傳其學者所作案公羊傳定公卽位一條引子沈子曰何休解詁以爲後師案此注在隱公十一
年所引子沈子條下此傳定公卽位一條亦

稱沈子曰公羊穀梁既同師子夏不應及見後師又初獻六羽一條稱穀梁子曰傳旣穀梁自作不應自引已說且此條又引尸子曰尸佼爲商鞅之師鞅旣誅佼逃於蜀其人亦在穀梁後不應預爲引據疑徐彥之言爲得其實但誰著於竹帛則不可考耳漢書藝文志載公羊穀梁二家經十一卷傳亦各十一卷則經傳初亦別編范甯集解乃併經注之疑卽甯之所合定公

元年春王三月一條發傳於春王二字之下以三月別屬下文頗疑其割裂然考劉向說苑稱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向受穀梁春秋知穀梁經文以春王二字別爲一節故

向有此讀至公觀魚于棠一條葬桓王一條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一條曹伯廬卒于師一條天王殺其弟佞夫一條皆冠以傳曰字惟桓王一條與左傳合餘皆不知所引何傳疑甯以傳附經之時每條皆冠以傳曰字如鄭元王弼之易有彖曰象曰之例後傳寫者刪之此五條其削除未盡者也甯注本十二卷以兼載門生故吏子弟之說各列其名故曰集解晉書本傳稱甯此書爲世所重既而徐邈復爲之注世亦稱之今考書中乃多引邈注未詳其故又自序有商略名例之句疏稱甯別有略例百餘條此本不載然注中時有傳例曰字或士勛割裂其文散入注疏中歟士勛始末不可考孔穎達左傳正義序稱與故四門博士楊士勛參定則亦

貞觀中人其書不及穎達書之賅洽然諸需言左傳者多言公設者少旣乏憑藉之資又左傳成於衆手此書出於此人復鮮佐助々

眉見於軒一條連綴

於身橫九畝句下與注相離蓋邢昺

助之舊矣

監本附音春秋穀梁傳注疏序

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陸德明釋文

助教楊士翁撰

王士翁

春秋穀梁傳序

〔擇曰此題諸本又多不同晉朱古文多云春秋穀梁傳序俗本亦有直云穀梁傳序者然春秋

梁傳集解故今依上題焉此序大畧凡有三段第一段自周道衰微盡莫善於春秋隱仲尼修春秋所由及始隱終麟之意夫聖哲在上動必合宜而直臣良史克施有政故能使善人勤焉淫人懼焉洎乎周德既衰義倫失序居上者無所憲艾處下者信意爰憎致令九有之存惟祭與廟入喪之俗或狹或廣故仲尼就大師而正樂頌因魯史而修春秋其始隱終麟范自具焉第二自春秋之傳有一盡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擇三傳所起及是非得失仲尼卒而微言絕秦正起而書記亡其春秋之書異端競起遂有鄭氏夾氏左氏公羊穀梁五家之傳鄭氏夾氏口說無文師既不傳道亦尋廢左氏者左丘明與聖同恥恐諸弟子各安其意爲經作傳故曰左氏傳之者有張蒼賈誼張禹董方進賈逵服虔之徒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左氏不得立於學官至平帝時王莽輔政始得立公羊子名高齊人受學於夏故李衡說云春秋屬商是也爲經作傳故曰公羊傳其傳者有胡母子鄒章仲舒嚴彭祖之類其道盛於漢武帝穀梁子名張字元始魯人一名赤父經於子夏爲經作傳故曰穀梁傳孫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其後魯人榮廣大善穀梁父傳蔡子秋漢宣帝好穀梁擢千秋爲郎由是數聚之傳大行於世然則三家之傳是非無取自漢以來廢墮由於好惡而已故鄭玄六藝論云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議穀梁善於經是先儒同遵之義也言左氏善於禮者謂朝聘會盟祭祀田獵之屬不違周典是也公羊善於議者謂黜周王爵及龍門之戰等是也穀梁善於經者謂大夫曰卒諱莫如深之類是也其三傳是非序文自具第三自升平之末盡穀梁傳集解釋已往述之意并序集解之人案晉書范甯字武子順陽縣人爲豫章太守父名莊長子名泰字伯倫中子名凱字季倫其從弟則莊云郡曰是也言先君則父注是也以傳穀梁者雖多妄引三傳辭理典據不足可觀故與門徒商畧名例傳示同異也所云名例者即范氏所據別爲器例一百餘條是也其春秋及經傳之名在後別釋謂之序者序述傳也

春秋穀梁傳序

〔擇曰此題諸本又多不同晉朱古文多云春秋穀梁傳序俗本亦有直云穀梁傳序者然春秋

梁傳集解故今依上題焉此序大畧凡有三段第一段自周道衰微盡莫善於春秋隱仲尼修春秋所由及始隱終麟之意夫聖哲在上動必合宜而直臣良史克施有政故能使善人勤焉淫人懼焉洎乎周德既衰義倫失序居上者無所憲艾處下者信意爰憎致令九有之存惟祭與廟入喪之俗或狹或廣故仲尼就大師而正樂頌因魯史而修春秋其始隱終麟范自具焉第二自春秋之傳有一盡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擇三傳所起及是非得失仲尼卒而微言絕秦正起而書記亡其春秋之書異端競起遂有鄭氏夾氏左氏公羊穀梁五家之傳鄭氏夾氏口說無文師既不傳道亦尋廢左氏者左丘明與聖同恥恐諸弟子各安其意爲經作傳故曰左氏傳之者有張蒼賈誼張禹董方進賈逵服虔之徒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左氏不得立於學官至平帝時王莽輔政始得立公羊子名高齊人受學於夏故李衡說云春秋屬商是也爲經作傳故曰公羊傳其傳者有胡母子鄒章仲舒嚴彭祖之類其道盛於漢武帝穀梁子名張字元始魯人一名赤父經於子夏爲經作傳故曰穀梁傳孫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其後魯人榮廣大善穀梁父傳蔡子秋漢宣帝好穀梁擢千秋爲郎由是數聚之傳大行於世然則三家之傳是非無取自漢以來廢墮由於好惡而已故鄭玄六藝論云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議穀梁善於經是先儒同遵之義也言左氏善於禮者謂朝聘會盟祭祀田獵之屬不違周典是也公羊善於議者謂黜周王爵及龍門之戰等是也穀梁善於經者謂大夫曰卒諱莫如深之類是也其三傳是非序文自具第三自升平之末盡穀梁傳集解釋已往述之意并序集解之人案晉書范甯字武子順陽縣人爲豫章太守父名莊長子名泰字伯倫中子名凱字季倫其從弟則莊云郡曰是也言先君則父注是也以傳穀梁者雖多妄引三傳辭理典據不足可觀故與門徒商畧名例傳示同異也所云名例者即范氏所據別爲器例一百餘條是也其春秋及經傳之名在後別釋謂之序者序述傳也

春秋穀梁傳序

〔擇曰此題諸本又多不同晉朱古文多云春秋穀梁傳序俗本亦有直云穀梁傳序者然春秋

春秋穀梁傳序

〔擇曰此題諸本又多不同晉朱古文多云春秋穀梁傳序俗本亦有直云穀梁傳序者然春秋

春秋穀梁傳序

〔擇曰此題諸本又多不同晉朱古文多云春秋穀梁傳序俗本亦有直云穀梁傳序者然春秋

穀梁傳序

〔新反〕

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爲之愆度

〔新反〕

是以妖災因釁而作

〔新反〕

川岳爲之崩竭鬼神爲之疵厲

〔新反〕

是以災

六反

是以崩言之禮是陰故以庚言之者正以詩序云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明知通矣云矣倫攸敬者尚善洪範文也

禮以安上治民樂以移風易俗禮樂崩壞故常道所以敗也穀謂子穀父墓謂以庶尊正益即哀四年傳云

行遷又五行傳云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晦朔而月

是以之于

七耀爲之盈縮

是以之于

王其肅是由君行使之然

也五星亦有避疾故襄二十八年左傳云歲在星壬

也二

告照天下下故謂之七曜五

星者即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
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岳是山之獅即梁山沙房是也云鬼神疵厲者舊有之爲鬼神爲之疵厲即國語云杜伯射宣王於廟左傳云伯有之變也言人棄常制致宗廟之災即桓宮新官災是也今以爲鬼神爲之疵厲即國語云杜伯射宣王於廟左傳云伯有之鬼爲厲是也

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缺上悅反升步寒从刺七賜反此所引皆詩篇名谷風在邶風徐皆小雅

諷興○尾音戶諷方

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

則白駒之詩賦

子讀詩至小雅廢卷而歎感詩脩春秋是也云小弁之刺作者小弁詩小雅周幽王廢太子宜臼故父至詩賦○釋曰今范引此者即周道之衰微廢此五事爲此仲尼作春秋也故孔叢云孔

曰故大子之傳作詩以刺之云桑扈之諷興者燕扈亦詩小雅刺幽王君臣上下勤無禮文焉故作是詩以諷之云谷風之篇奏者谷風衛人刺其君無德故令國內之人得其新婚者並棄其舊室風俗哀壞故作是詩以刺之言奏者謂奏進此詩與上文作與不異但述作之體欲辟文耳云角弓之怨彰者角弓詩小雅以幽王不親九族故作詩以刺之言族人怨之彰顯故云角弓之怨彰云白駒之詩賦者白駒詩小雅宣王之末不能任賢故使賢人棄白駒而去也此引詩之次先云小弁後言白駒者以父子是人倫之端首六親之莫大故先言之其次則有君臣若君臣禮廢則上下無序故次棄庵夫婦者生民之本室家之原欲見從近及遠故夫婦先尤族是以谷風在角弓之上白駒是賢人棄君又非親戚故最後言之或當隨便而言更無次第之例知昔白駒是宣王之詩下是無先後之次也

天垂象見吉凶○見費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失告也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角反履霜堅冰所由者漸

蓋誨王者漸○釋曰言此者明聖人

慎厥行○行下增脩德政

天垂至德政○釋曰易傳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成象則日月之曜成形則山川之形見吉凶者即上七曜爲之盈縮川岳爲之崩竭是也獨言天象者舊解云尊作法之本明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以爲川岳崩竭亦是天爲之故總言垂象以包之云聖作訓紀成敗者謂苦春秋書日食星隕山崩地震記災異善惡喪敗等皆所以示禍福成敗之原存亡得失之本欲使人君戒慎其所行改善德政以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角反履霜堅冰所由者漸

蓋誨王者漸○釋曰言此者明聖人

王誇諄然何故聽我言藐藐然而不○此詩大雅抑篇刺厲王之詩也云履霜堅冰者易

坤卦初爻辭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驟至其道至堅冰也引之者取積漸之義也

蓋誨王者漸○釋曰愚上不能用也言我教誨汝

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

臣禮亡○觀古朱干設而君權喪○喪息復反下陵上替僭逼理極○替他詩反天子蕩蕩王道

蓋誨王者漸○釋曰愚上不能用也言我教誨汝

盡矣

四夷至盡矣○釋曰云四夷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之總號也云交侵者謂交相侵伐也云華戎同貢者謂

謂之時明矣云幽王見禍平王東遷者周本紀幽王既得褒姒廢申后而立太子宜臼曰申侯與鄭人及大戎侵幽王於驃山

之下盡取周境而遷之于申侯乃曰吾何嘗哉子家駘曰設兩觀表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入俗以

謂之是臣無有事君之禮天子之舞始設朱于諸侯今亦用之是君之權

喪失也云僭逼理極者謂僭上過下之理至極也據君失權言之是過下以臣陵君是僭上或以爲真據臣言之理亦過

也云王道盡矣者孔子觀滄海之橫流迺喟然而歎曰○喟起慨反文王既沒文不在並乎言文

告照天下下故謂之七曜五

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已於是就大師而正雅頌

音秦

因魯史而脩春秋列黍離於國風

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

又反

○後扶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

○破皮

流

孔子至后也○釋曰舊解引湯樂廟義反

秦篇曰當奉之世海水羣赴海水喻萬民羣流言散亂又引孟子云當堯之世無水橫流言不復故道喻百姓散亂似水之橫流今以爲滄海是水之大者滄海橫流喻言萬物之大猶言在上陵唐之世無大師南正雅頌者大師樂官也

詩者樂章也以大師掌詩樂故仲尼自衛反魯就而正之直言雅頌者舉雅頌之功大故仲尼先用意焉知非爲師摯理之故仲尼不正者師摯直闡闢雅之音而已詩之顛倒仍是仲尼改正故此序云仲尼列黍離於國風杜預注左氏云後仲尼刪定故不同是也然則作詩之體風雅先定黍離若是風體大師不得列之於雅頌之中

若是雅頌之體仲尼亦不得退之於風詩之中而云列黍離於國風者詩人詠歌昔先有風雅之體黍離既是國風誠不可列之於雅頌但天子不風諸侯不雅

仲尼列之還同國風亦是仲尼列之

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

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誠拯頽綱以繼三五拯徒凶反鼓芳風以扇遊塵

疏○時至遊塵○釋曰平王四十九年隱公之元年故曰接乎隱公亦與惠公相接不託始於惠公者以平王之初仍

二儀謂天地言仲尼脩春秋濟羣物同於天地之化育云舉得失以彰黜陟者謂若儀父能結信於魯書字以明其陟伐雖二王之後而後代微弱書子以明其黜云明成敗以著勸誠者成敗黜陟事亦相類謂若葵丘書日以夷齊遁之功戎

伐凡伯言戎以明衛侯之惡又定哀之時爲無賢伯不屈夷狄不申中國皆是書其成敗以著勸善懲惡云拯頽綱以繼

三五者於時王侯失位上下無序綱紀頽壞故曰頽綱今仲尼脩春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拯者救溺之名言欲拯此頽

綱以繼三王五帝先言三王者欲見三王可以繼五帝從小至大之意或亦隨便而言云鼓芳風以扇遊塵者舊解以正

樂爲芳風音樂爲遊塵樂可以降天神出地祇故云芳風淫樂鬼神不享君子不聽故曰遊塵或以爲善之顯著者爲芳

風惡之壞碎者爲遊塵理亦足通耳

但舊解云范氏別錄如此故兩存之一

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衰古本反象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

○禮女替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

疏

一字至東也○釋曰言仲尼

尼一字之褒得名傳竹帛則龍踰華袞之贈若定十四年石尚欲著名於春秋是也若被片言之貶則辱過市朝之提若

宣入年仲尼爲欹君不稱公子是也言華袞則上比王公稱市朝則下方士庶袞則王公之服而有華華或以對市朝言

之華袞當爲二非也云德之所助雖賤必申者謂若吳是東夷可謂賤矣而襄二十九年因季札之賢而進稱爲是其申

也云義之所抑雖貴必屈者謂若若君者舊解若公子羣假桓公之勢私情於隱可謂非人臣也故隱四年十年皆貶之是不得逃其罪也云潛德獨

運者無所隱其名者謂若公弟叔肸不食逆主之祿潛德跡身不求寵榮之名獨運其道宣十七年著名春秋是無所隱

其名也或以爲匿非謂

隱匿其非便於舊解

先王之道既弘麟咸宣而來應○麟本又作騏呂辛反

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

於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邪似莫善於春秋

疏

反

先王至春秋○釋曰先王謂文武吉

大先王之道麟感化而至杜預解左氏以爲獲麟而作春秋今范氏以作春秋然後麟至者以麟是神靈之物非聖不臻故論語云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禮器云升中於天而鳳皇降龜龍假公羊傳曰麟有王者則至援神契曰德至

鳥獸則離離是無有明王則五靈不至也當孔子之世周室陵遲天下喪亂豈有神靈之物無故而自來明爲仲尼脩春秋麟應而至也然則仲尼並靈何故不致諸瑞者先儒鄭衆賈逵之徒以爲仲尼脩春秋約之以周禮脩母致子故獨得瑞也或可伸尼脩六藝不可五靈俱來偶然麟應餘不至也事備於篇者謂絕筆於獲麟者謂從應至袁文武之道協嘉瑞來歸是事備也終篇者謂絕筆於獲麟也

否不同方鬼反滅否猶善惡也褒貶殊致

春秋至殊致○釋曰聖人作法本無二意故傳雖有三而經旨一

否既異故褒貶亦殊謂若隱元年左氏貴俄父結盟公羊善其趣聖僖元年公羊善齊桓存邢故稱師穀梁以爲不足乎揚故貶之隱二年夫人子氏薨左氏以爲桓母公羊以爲隱母穀梁以爲隱妻是三傳異也

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

蓋九至義乖○釋曰漢書藝文志云孔子既沒諸弟子各編成一家叱言凡

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施心於六藝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爲高也二曰道家流凡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其中本

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高讓易之謙讓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三曰陰陽家流凡三

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應象日月星辰徵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沉

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也四曰法家流凡十家二百一十七篇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

法其所長也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也五曰名家流凡七家三十六篇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

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六曰墨家流凡六家八十六篇蓋出於

清廟之官茅屋采椽是以資後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夫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

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及教者爲之見諒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七曰縱橫家流凡一百七

篇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也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不受

辭此其所長也及鄙人爲之則尚詐譏而棄其信也八曰雜家流凡二十家一百三十二篇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

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九曰農家流凡九家一百四十四篇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農稼以足衣食故

八政一日食二日貨孔子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守上下之序也此九家

之術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加政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於諸侯云微言隱者仲尼沒而微言絕故云隱也

云異端起而大義乖者謂同說儒家三傳各異俱述經旨而理味有殊也微言絕大義乖亦藝文志文李奇云隱微不顯之言也

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鬻音權文公

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特居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

○祭側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

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

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闕也○闕本又作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嫡

反本又作界反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強通者也○強其文反

科在莊九年祭仲廢君在桓十一年妾母稱夫人在隱二年

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當丁復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

說庸得不棄其所據擇善而從乎旣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

覆去規反

蓋九至義乖○蓋九流分

左氏至者也○釋曰鬻拳兵諫在莊十九年文公至者也○當丁復

公羊在文二年衛輒拒父在哀二年不納子

糾在莊九年祭仲廢君在桓十一年妾母稱夫人在隱二年

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舍以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

通哉。

難乃疏

凡傳至通哉。釋曰三傳殊異皆以通經爲主當者謂中於道也言聖人之經以心中爲理其理既

年用致夫人之談是也擇善而從之季姬之遇鄭子注云左氏近合人情是也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者謂若子糾衛徽范氏注別起異端季子潛刀注云傳或失之天子六師方伯一單示以擬備南季之聘傳言非正范所不敢是也。

而漢興以來壞望碩儒。

同反

古各信所習是非紛錯。

錯七

惟裁靡定。

又音才下同

故有父

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

父子異同謂劉向好穀梁劉歆善左氏之論力屈反石渠其居廢興由於

好惡。

好呼報反惡烏路反

盛衰繼之辯訥。

字書云訥或作訥乃骨反字訥云

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

而漢至息也。釋曰舊解云壞望也者據容貌語注云選純也。

論者若劉向注意穀梁子歆尊精左氏是其異也賈景伯父子及陳元父子皆習左氏不學二傳是其同也或無異同總

據劉向父子言之理亦通云石渠者漢之學名論事校文多在其內故張平子云天祿石渠校文之處分爭者若劉歆欲

專立左氏而移書大常諸儒不從反爲排擯陳元上疏論二傳之短亦被誣謬是也云廢興由於好惡者若景帝好公羊

胡母之學與仲舒之義立宣帝善穀梁而午秋之道起劉向之意存也云盛衰繼之辯訥者若武帝時公羊師董仲舒有

才辨穀梁師江翁性訥公羊於是大興穀梁遂爾廢廢其後魯人榮廣善穀梁與公羊師王孟辯論大左氏豔而富

義王孟數至窮楓穀梁於是又興公羊還復廢息道有升降在乎其人不復論其得失故云可歎息也。

反

公羊辯而裁其失也短。

阮反

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

流

左氏至已矣。釋曰左王明身爲國史躬覽載

籍屬辭比事有可依據楊子以爲品藻范氏以爲富艷豔者文辭可美之稱也云其失也巫者謂多敘鬼神之事預言禍

福之期申生之託孤矣荀偃死不受舍伯有之腐彭生之妖是也云清而婉者辭清義通若論隱公之小惠虞公之中知

是也云其失也短者謂元年太義而無傳益師不日之惡畧而不言是也云辯而裁者辯謂說事分明裁謂善能裁斷若

斷元年五始益師三辭美惡不嫌同辭貴賤不嫌同號是也舊解以爲裁謂才辯恐非也云其失也俗者若單伯之淫叔

姬節子之請魯女論叔術之妻嫂是非說季子之兄弟飲食是也云沒身而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迴

反

蕃方元研講六籍次及三

傳左氏則有服杜之注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

近附

皆膚淺末學

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旣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

疏

釋曰此范氏言已注述之意也升平者音之年號歲謂大歲也大梁是十二次名也先君謂富之父祖也門生同門後生

故吏謂昔日君臣江徐之屬是也兄弟子姪即邵凱泰秦之等是也六籍者謂易詩書禮樂與春秋也服杜者即服虔也

預也何嚴者即何休嚴彭祖也近十家者魏晉已來注穀梁者有尹更始固唐信孔濱江熙程徐仙民徐乾劉璠胡

訥之等故曰近十家也范不云注杜傳得失直言注穀梁膚淺末學者舊解以爲服杜何嚴皆深於義理不可復加故不

論之以往穀梁者皆不經師匠故偏論之或當方便注穀梁故言其短也於是乃商略名例敷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大

山其頽

昊天胡老反詩云欲報之德

匍匐墓次死亡無日

匍音蒲又音扶

日月逾邁

音榆

及視

自心

跂上弭反

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

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

墜直

類反

從弟彫落

從才反

一子泯沒

泯忘忍

反又作泯

天寶喪子

喪息

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

集解

杜預云集解者謂集解經傳與此異也

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

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

墜直

類反

從弟彫落

從才反

一子泯沒

泯忘忍

反又作泯

天寶喪子

喪息

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

集解

杜預云集解者謂集解經傳與此異也

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

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

墜直

類反

從弟彫落

從才反

一子泯沒

泯忘忍

反又作泯

天寶喪子

喪息

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

集解

杜預云集解者謂集解經傳與此異也

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

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

墜直

類反

從弟彫落

從才反

一子泯沒

泯忘忍

反又作泯

天寶喪子

喪息

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

集解

杜預云集解者謂集解經傳與此異也

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

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

墜直

類反

從弟彫落

從才反

一子泯沒

泯忘忍

反又作泯

天寶喪子

喪息

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

集解

杜預云集解者謂集解經傳與此異也

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

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

墜直

類反

從弟彫落

從才反

一子泯沒

泯忘忍

反又作泯

天寶喪子

喪息

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

集解

杜預云集解者謂集解經傳與此異也

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

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

墜直

類反

從弟彫落

從才反

一子泯沒

泯忘忍

反又作泯

天寶喪子

喪息

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

集解

杜預云集解者謂集解經傳與此異也

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

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

墜直

類反

從弟彫落

從才反

一子泯沒

泯忘忍

反又作泯

天寶喪子

喪息

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

集解

杜預云集解者謂集解經傳與此異也

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

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

墜直

類反

從弟彫落

從才反

一子泯沒

泯忘忍

反又作泯

天寶喪子

喪息

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

集解

杜預云集解者謂集解經傳與此異也

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

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

墜直

類反

從弟彫落

從才反

一子泯沒

泯忘忍

反又作泯

天寶喪子

喪息

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

監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隱公卷第一

一盡三年

范甯集解

楊士飭疏

春秋穀梁傳隱公第一

春秋至第一。釋曰春秋者此書之大名傳之解經隨佛即釋故冠大名於上也。

包之賈逵云取法陰陽之中知不然者以孝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豈是取法陰陽之中故知非也。王肅云勤則左史書之言明右史書之左史所書春秋是也右史所書尚書是也則春秋立名必是仲尼以往三代以來不審誰立之耳仲尼所脩謂之經經者常也聖人大典可常選用故謂之經穀梁所脩謂之傳不敢與聖人同稱直取傳示於人而已故謂之傳魯母家隱公名息姑惠公之子周公八世孫以平王四十九年即位隱者謚也周書蓋法曰隱拂不成曰隱魯雖侯爵據臣子言之故謂之公疏文第訓次謂次第之中當其一故謂之第一。

元年春王正月。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杜預曰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

疏注隱公至月也。釋曰何休注公羊取春秋釋黃帝受圖立五始以

爲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五者同日並見桓須而成又云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記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耶位公羊又引王者號謂謂文王也故范云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以異之不然公者不嫌非隱何煩此注明知爲斯公羊說也所書之公即魯隱所用之歷即周正安在鄭周王魯也又所改正朔雖文王領於諸侯非復文王也今王之歷言文王之正非也又何休言諸侯不得改元則周王是王也元年非公之元年公之即位不在王之元年安得同日並見共成一體也言既不經故范所不信元年實是一年正月實爲一月而別爲立名故范引杜預之言以解之元者氣之本善之長人君當執大本長庶物欲其與元同體故年稱元也正者直方之間謂直其行方其義人君當秉直心仗大義欲其常居正道故月稱正也以其君之始年歲之始月故特立此名以示義其餘皆即從其數不復改也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

卿位雖無至始也。釋曰此言無事直據正月無即位之事

之始非是通一時無事也云謹始也者謹人君即位之始

公何以不言即位

據文公

言即位

疏注據文公言即位

公何以不言即位

據文公

言即位

疏曰不據桓公者

春秋

至桓也。釋曰此云春秋

各反下注之惡同惡桓鳥路反下其惡桓同

疏注隱長桓幼。釋曰

隱長桓不正往何

君之不取爲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

隱長桓幼。長丁

太反又作丈音同

疏注云讓桓不正往何

以知隱長桓幼不是隱嫡桓庶先君焉得欲立之隱焉得探

先君弗心而讓之傳言天倫則貴賤相似可知又云愛之天子隱非嫡明矣

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

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

不明讓者之善則取者之惡不顯。之惡烏

疏注春秋至桓也。釋曰此云春秋

各反下注之惡同惡桓鳥路反下其惡桓同

疏注成人之美下云春秋貴義而不

貪惠顯言春秋者讓者人之善事而傳稱小道危疑之理恐人不信故廣稱春秋之理以明之下既以隱爲善又惡其不

正亦恐人不信故言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也。注不明至不顯。釋曰謂不言公之即位是明讓者之善讓者之善既明

則取者之惡自然顯也

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弑之則桓惡矣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

焉何也

據善無不正。試申志

春秋貴義而不貴惠

私惠信道而不信邪

信申字古今所共用。信者

申祁似嗟反下及沈皆同

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旣勝其邪心以與隱矣

之於隱是以正道制邪心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

兄先弟後天之倫次探吐南反

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爲魯君已受之於惠公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

也

弟先於兄是廢天倫私以國讓是忘君父也子親受命於惠公隱爲世子親受命於惠公而云小道者伯夷爲世子其父尚有兄弟交讓而歸周父沒之後隱人立其中子可謂未仁而得仁故以爲善今隱公上奉天王之命下承其父之託百姓已歸四鄰所與有探先君之邪心而陷父於不義開篡弑之原啓城臣之路卒使公子翬棄賢而動自害其身故謂之小道至於大伯則越禮之高以興周室不可以常人雖之若隱者

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夫廢居正之道○乘輶證反公侯之國賦于乘踏道上徒報反履行之名也下如字○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

昧

邾附庸之國昧魯地○邾音誅國名儀斐凡人名字皆音甫後放此更不重音昧音蔑地名左氏作蔑注下皆同

及者何內爲志焉爾內謂魯也

也

男子之美稱也傳師傳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稱名善其結信於魯故以字配之○美猶尺證反

其不言邾子何也

據莊十六年邾子卒稱邾子

古微未爾命於周也

邾自此以上是附庸國○上時掌反及者至渝也○釋曰此云及傳云內爲志焉爾二年公會戎于潛傳云會者外爲主焉則下六年公

羊朱反變也

會齊侯盟于艾亦是外爲主公及戎寇于唐亦是內爲志外內之惡別故傳辨彼我之情也案齊侯孫父則以父爲名此父爲傳者以春秋之例諸侯卒例名經云齊侯孫父卒無取字義故知父是名也今儀父旣有所善故知父是男子之美稱也經善其結信貴而字之傳又云不日其盟渝也經傳相違者以附庸之君能結信於魯故以美稱稱之但結盟之後信義不固魯更伐邾故去日以惡之所謂善惡兩擇春秋之義也知非例不日者案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六年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邾皆書日故知非例不日今此不日故知爲渝盡略之也左氏惟

大父卒

大聖脩撰而或詳或略故知不者仲尼略之見褒耳○莊附庸至配之○釋曰案莊五年秋鄆楚來朝稱名故知此善其結信於魯故以字配之也不善彼朝而善此盟者朝事大國附庸常禮齊盟結信所以安社稷故貴之也

昧地名也○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設有徒衆攻人不能即討祝吁以日月相承其事可悉史官記事必當具名故

故謹而月之鄭節

往改有至鄭地○釋曰案下四年九月衛人殺祝吁子候傳曰其月正之也范云討滅倒時追衛人不能即討祝吁以日月相承其事可悉史官記事必當具名故

地○鄖首偃

人不能即討祝吁以日月相承其事可悉史官記事必當具名故

月之使祝吁以二月弑君衛人以九月始計傳云其月謹之也明知謹臣子之緩慢此無歷時之事傳云段之有徒衆也

故知爲害必深故謹而月之鄭伯執爲人君有威怒之重自爲戎首誅賞罰之柄故軍師用命戰士爭先往論烹段之本故云惟國君乃能殺之也

段鄭伯弟也

何以知其爲弟也○釋曰案莊四年九月鄭伯克段于鄢之爲弟者左氏公羊亦以段爲鄭伯之弟故此傳亦

楚人殺陳夏徵舒書月者爲陳不

能計而外藉楚力故禍害深也

克者何能也

能殺也○釋曰案莊四年九月鄭伯克段于鄢之爲弟者左氏公羊亦以段爲鄭伯之弟故此傳亦

伯能殺則

鄭人不能殺矣知段衆力

伯能殺則

鄭人不能殺矣知段衆力若使鄭伯獨行則不能殺而云唯

彊盛唯國君能殺之○見賈逵

國君能殺之者段藉母弟之權乘先君之寵得衆人之情遂行弑君之計百姓畏憚莫不歛手而鄭伯執爲人君有威怒之重自爲戎首誅賞罰之柄故軍師用命戰士爭先往論烹段之本故云惟國君乃能殺之也

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

母弟同母弟也○釋曰案莊四年九月鄭伯克段于鄢之爲弟者左氏公羊亦以段爲鄭伯之弟故此傳亦

書殺母子例目君稱世子其罪誅者即不書今段目君而不云世子是弟可知理亦通耳不及取二傳爲證後進易曉宜

十七年公弟叔肸卒傳曰賢之也彼爲賛稱弟則不賢去弟乃是其當而下傳云弗謂弟貶之也者天王殺其弟佞夫懷佐夫無罪而稱弟今段不稱公子又不稱弟故云貶之又且相殺之例與等常異故姊去弟者貶之也

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夫弟之道矣段而甚鄭伯也

公子公弟遂

鄭伯謂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

公子公弟遂

目君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

公子公弟遂

弟大辟姁亦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

公子公弟遂

反思息吏反劍不地基鄭伯之殺弟故謹其地

公子公弟遂

稱地謹之也明此稱地謹之也明此稱地謹之也

公子公弟遂

然則爲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公子公弟遂

恩公子公弟遂注君親至之恩○釋曰莊三十二年公羊傳文○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賜

公子公弟遂

遇同姓也孝子爲君賜當稱謚成風是也仲子乃孝公時卒故不稱謚賜劍時書月

公子公弟遂

以謚其號○宰咺況阮反注同仲子惠公之母也與左氏傳同贈芳辱反及下同

公子公弟遂

及仲子仲子微也左氏亦以仲子爲桓之母今穀梁以爲孝公之妾惠公之母者以文九年秦人來歸信公成風之禮微

公子公弟遂

若兼歸二謚則先書仲子是桓之母桓未爲君則是惠公之妾天王可以賜之則惠公之母亦爲仲子也鄭云亦爲仲子者以左氏公羊皆言仲子桓公母故也然則魯女得並稱伯姬叔姬宋女何爲不得並稱仲子也又仲

公子公弟遂

子不稱夫人者文九年秦人來歸信公成風之禮傳禡秦人弗夫人也即外之弗夫人而兄正焉則此不稱夫人理亦當然也文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舍且贈傳曰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仲子乃孝公時卒而云來者秦人能遠慕中

公子公弟遂

華君子恕而不責其晚故言來又書時今平王能崇禮諸侯因惠公之喪而來歸葬故亦恕而不責言來也秦近西戎能

公子公弟遂

慕中國故時而不月京師路近故謹而月之范以不責秦而不書月故知書月者是謹謹之文文五年傳云不周事之用也而經書月則周事之用合書時

公子公弟遂

母以子氏妾不得體君故以子爲氏平王新有幽王之亂遷于成周欲仲子者

公子公弟遂

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贈人之母則可賜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可辭受之其志

公子公弟遂

不及事也常事不書賜者何也乘馬曰賜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贌反

公子公弟遂

贈者至曰贌○釋曰士喪禮贈用兩馬此用乘馬者禮大夫以上皆乘四馬故謂用乘馬屬數雖同其馬大小則異故何休云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是也士喪禮贈

公子公弟遂

并有玄纁東羊傳亦云乘馬以乘馬東帛皆助生送死之禮襚猶遺也遠是助死之禮知生者贈襚知死者贈襚耳或富隧道者衣服之名故送死之衣亦名襚也衣多少之數喪大記小數之衣君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天子蓋百三十稱斂衣稱數不同則所歸禮服亦當有異但所歸者未必具其稱先儒無說不敢斷其多少也

公子公弟遂

者實口之名周禮玉府大喪共含玉則天子用玉禮雜記論諸侯弔含之事云將命者執璧委於殯東是諸侯用璧士喪禮含用米貝是土用米貝莊子云徐徐別其頸無傷口中珠或大夫用珠也其多少之數士喪禮用貝三則天子以下同用三明矣何者實口當無多少之異故也舊說云大夫當五諸侯當七天子當九非也禮弓含用米貝以喪大記約之則天子米當用黍諸侯用粱大夫士用稷也案雜記之文諸侯含必當用璧文五年注云諸侯含用玉又此傳直云貝玉曰

公子公弟遂

舍者壁是王之別故同禮子男執璧亦同謂之王故傳舉貝玉總之也或以爲禮經天子用珠諸侯用玉大夫用璧

士用貝又此傳貝玉曰舍故范氏不取禮記之文而云諸侯舍用玉也若從前解禮緯之文特爲先代法則於理通耳○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者之盟不日

非卿大夫盟信之與不

例不

疏及者至不日○釋曰盟會言及別內外尊卑言及上下序此言及者是魯之微人傳云卑者之盟不日則公卿之盟書日可知故文二年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莊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反齊高侯盟彼雖不言公以公實在故亦書日又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襄三年六月公會云云已未同盟於雞澤是稱公而書日襄二十七年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是卿盟亦日此不書日是卑者例不書日八年傳云外盟不日詳內而略外也其間有內之公卿不日外盟亦日皆當條別有義耳定十一年注云平不日亦有惡矣則平亦有日月之例也

宿邑名也○冬十有一月祭伯來來者來朝也

天子畿

內大夫

其弗謂朝何也寢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

天子畿

有采地謂之寢內諸侯○祭側界反朝直遙反寢音縣古縣字一音環又音患案內圻內也畿本或作圻音祈

聘弓鏃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

來者至之也○釋曰

天子畿

尊者不貳之也

聘遣所以結二國之好將彼我之意臣當稟命於君無私朝聘之道○鏃

疏來者至之也○釋曰

天子畿

命當言聘此不奉王命據之君言之故傳云不與朝也寢內者王都在中諸侯四面遠之故曰寢內也祭伯者范雖不注傳云諸侯則伯爲爵也聘弓鏃矢者廢信云聘問也古者以弓矢相聘問故左傳云楚子問郤至以弓爾雅釋器云金鏃

翦羽謂之鏃郭璞爲今也之鐸也束脩之肉也臣無意外之交故弓矢不出竟場在禮家施不及國故束脩之肉不行竟中謂之竟場者竟是疆界之名至此易主故謂之疆場不貳之者言臣當一一稟君命自專之道也范注舊慶之下引禮束脩之間不出竟董仲舒曰大夫無束脩之饋言雖有異其意皆同也○公子益師卒大夫日卒正也

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

則惡明也故不假去日季孫意如則定公所

不惡故亦書日是鄭意亦以爲惡則不日所

恩不日卒惡也

辨故疏大夫至惡也○釋曰五年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僖十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能防微杜漸使桓叔隱若益師能以正道輔隱則君無推圖之意桓無篡弑之情所言亦無案據也何休云公羊以爲日與不日爲遠近異辭若穀梁云益師惡而不日則公子牙及季孫意如何以書日乎鄭君釋之曰公子牙莊公弟不書弟

則惡明也故不假去日季孫意如則定公所不惡故亦書日是鄭意亦以爲惡則不日所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統正萬國之義然春秋記事有例時者若事在時例則時而不月月繼事末則月而不書王

書王必皆上承春而下屬於月文表年始事莫之先所以攷恭而不贅者他皆放此唯桓有月無王以見不奉王法餘公無王者爲

誓北狄東夷西戎皆底危之別種藩魯地會例時○見王賈偏反下同屬章丘反續徒木反放甫往反後此解不音底丁

今反本又作

疏注凡年王例時○釋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無王一百有八桓無王者以見不奉王法餘公無王者爲

反種意旁反

無正月不得言王凡書首時者六十有二若以正月首時者亦得書王何者以時雖無事年廢月皆備

故亦書王則莊三十一年春王正月湧水齊師伐衛入春王正月癸卯月無事而書王也是若庄公承於時時承於年年又事繁

王配之者則莊三十一年春王正月湧水齊師伐衛入春王正月癸卯月無事而書王也是若庄公承於時時承於年年又事繁

月下即亦稱王則二年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莊六年春王二月壬子突救衛是也注又云春秋記事有例時者謂若

朝會侵伐之類知者十一年春陳侯來朝傳曰諸侯來朝時正也莊十年二月公侵宋傳曰侵時惡之故謹而月之

故始書耳注又云月繼事末則月而不書王者謂年首已有事下雖有月亦不得書王若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下文

三月燕伯使宛來歸鄭是也致恭而不驕者也謂恭敬於王不敢驕慢者也會例時者四年夏公及宋公遇於清九月冬公會齊侯于防是也若然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上十二年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而書月者范云天言雷雨之異而不知戒懼反更數會故危之是有故始書月明無故例時也

守必堅固

○守如字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

無此三者不可以會而況會戎乎

疏

注無此至戎乎○釋曰傳云知之安危地義者行謂例爲司馬司馬主斷制也仁者守謂卿爲司徒主教民舉民國之君相無三臣之策而出會齊侯死於外故重起例時其不可是以此注云無此三臣不可以會而況會戎乎謙爲桓公生此意也此既危公而不月者徐邈云會戎雖危有三臣之助不至于難故不月也理或然焉

○

夏五月吉人入向

○舊音舉向舒亮反惡烏各反並同

疏

者慮謂卿爲司徒主教民舉民入例時惡則入亦時也故五年秋衛師入鄭十年秋宋人衛人入鄭皆不月是也惡甚則日者八年庚寅我入鄭傳曰日入惡入者也十年冬十月壬午齊人華人入鄭傳曰日入惡入者也經書日傳特發云惡入也則書日是大惡之例書日既爲大惡則書月者次惡書時有小惡知書時亦惡者傳云入者內弗受也則稱入者亦是惡也內不受此已發例下入極復言之者向者佗入我極者我入佗恐内外不同故兩發以同之或以爲書時者無惡但事

○入者內弗受也

入無小大苟不以異則義皆不可受向我邑也

疏

自魯而言故曰我也○舊音則又戶楷反左氏作

入者內弗受也極國也

諱滅國同姓故變滅言入傳例曰滅國有三術中國日卑

疏

國月夷狄時極蓋卑國也內謂所入之國非獨魯也

○無核帥師入極

核音攻又戶楷反左氏作

○無核帥師入極

魯也○釋曰宣十五年

○無核帥師入極

核音攻又戶楷反左氏作

○無核帥師入極

魯也○釋曰左氏

家所

疏

禮婦至來歸○釋曰婦人謂嫁曰歸此伯姬歸于

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伯姬歸于

紀故志之也其不言使何也

怪不言使屬繪來逆女○長丁丈反疏事行之辭○釋曰屢信云不稱使者似專行逆者不足錄故與內夫人至異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言君不親迎而大夫來迎故曰微也既失其大不復稱明其細故不言使屬繪也○迎魚敬反復扶母母使屢繪文不稱使正事而云逆之道微故去使者納幣禮合使卿宋公身自命之故云使逆女非禮不得故云逆之道微而去使文也以

逆女與納幣異故如此不同耳○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長也左氏作子帛子伯如字

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

年爵雖同紀子自以爲伯而先

伯而與之盟下文以伯先者謂紀子自以

爲伯而居先再言或曰者失其真故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夫人薨例曰夫人曰薨

夫子氏薨知是隱公之妻者以隱推讓城其爲君而亦稱公故其妻亦稱

夫人也夫既不葬故其妻亦不葬以經文上下符合故爲隱妻而左氏桓未爲君其母稱夫人是亂嫡庶也公羊以爲隱

母則隱見爲君何以不善葬若以讓不書葬

何爲晉夫人子氏薨政襄梁子以爲隱妻也

夫人薨不地

夫人無出竟之事薨有常處○處昌慮反

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

五年傳文也伐既例時此伐衛文承月下者曰是也

五年傳文也伐既例時此伐衛文承月下者曰是也

疏

禮婦至來歸○釋曰婦人謂嫁曰歸此伯姬歸于

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伯姬歸于

紀故志之也其不言使何也

怪不言使屬繪來逆女○長丁丈反

疏事行之辭○釋曰屢信云不稱使者似專行

逆者不足錄故與內夫人至異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言君不親迎而大夫來迎故曰微也既失其大不復稱明其細故不言使屬繪也○迎魚敬反復扶母母使屢繪文不稱使正事而云逆之道微故去使者納幣禮合使卿宋公身自命之故云使逆女非禮不得故云逆之道微而去使文也以

逆女與納幣異故如此不同耳○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長也左氏作子帛子伯如字

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

年爵雖同紀子自以爲伯而先

伯而與之盟下文以伯先者謂紀子自以

爲伯而居先再言或曰者失其真故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夫人薨例曰夫人曰薨

夫子氏薨知是隱公之妻者以隱推讓城其爲君而亦稱公故其妻亦稱

夫人也夫既不葬故其妻亦不葬以經文上下符合故爲隱妻而左氏桓未爲君其母稱夫人是亂嫡庶也公羊以爲隱

母則隱見爲君何以不善葬若以讓不書葬

何爲晉夫人子氏薨政襄梁子以爲隱妻也

夫人薨不地

夫人無出竟之事薨有常處○處昌慮反

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

五年傳文也伐既例時此伐衛文承月下者曰是也

五年傳文也伐既例時此伐衛文承月下者曰是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杜預曰日行遲一歲一周天一年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雌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類交而食者

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故有伐鼓用幣之事京房易傳曰者陽之精人君之象驕溢專明爲陰所侵則有日有食之災

不教必有篡臣之萌其教也君懷謙虛下賢受謙任德日食之災爲消也○日有食之本亦作蝕音同後皆倣此量音亮

下還嫁反爲

疏二月至三月不得有食也明宣十年四月丙辰十七日癸卯皆是前月之晦也則此己巳

正月晦冠以二月者蓋交會之正必主於朔今雖未朔而食晉之此月所以正其本亦猶成十七年十月壬申而繫之十

一月也取前月之日而冠以後月故不得稱晦以其不得稱晦知非二月晦也采審範意如削穀梁之例書日食凡有四

種之別故此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傳云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云朔不言日食既朔

也彼是二日食矣又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傳云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又桓三年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傳云言

日言朔食既朔也是有四種之別公羊以爲此二月己巳不言朔者是二日食也左氏以爲不言朔者史失之並非穀梁

意耳○注杜預至消也○釋曰依歷家之說日一日一夜行天一歲周一日一夜行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天有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日行一歲一周天計其大率日口日相及而爲交會謂之一月

計一年之中有十二交會則晦每月常食而有不食之時故解之但月動物其行也或盈或縮故雖交會而有不食之

時或亦有類交而食也雖交會而不食者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唯三十七日食是也類交而食者則農二十一年九月

十月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食是也京房漢人字君房朔上人也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爲易作傳故曰京房易傳也

家所

疏紀是也反曰來歸宜十六年伯姬歸來歸是也○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旣嫁制於夫夫

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伯姬歸于紀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非專行也吾伯

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壞食者內壞

凡所吐出者其壞在外其吞咽入於內○壞而文反吞動愚

反又音天闕然不見其壞有食之者也

今日闕損而不知壞之所在必有物食之○見如字又賢偏反

有內辭也或外辭也

邵曰食者

內壞故曰內辭吐者外壞故曰外辭傳無外辭之文者蓋時無外壞也而曰或外辭者

因事以明義例爾猶博云二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亦無其事○嫌累容反

有食之者內於日也

日以

壞不見於外○見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知也

知如字下知音智疏其日至知也○釋曰傳問

經意其稱曰有食之何也

傳又申說之吐者外壞謂凡所吐出其壞在外也食者內壞謂凡吞食者壞入於內也闕然不見其壞有食之者也者謂日既闕損不知壞之所在必有物食之有內辭也或外辭也者謂日食既有二辭今直云有食之者為日之所壞在於內也其不言食之者何也者謂經不書月食日也知其不可知知也者謂聖人慎疑作不知之辭者知也壞字為穀聚者皆為傷餘過亦作傷廉信

云齊魯之間謂鑿地出土鼠作穴出土皆曰壞或當字從壞蓋如廉信之言也○注三穀至其事○釋曰襄二十二年傳文也彼云一穀不升謂之謙二穀不升謂之儂三穀不升謂之儻五穀不升謂之大侵○一二

四年傳文也彼云一穀不升謂之謙二穀不升謂之儂三穀不升謂之儻五穀不升謂之大侵

月庚戌天王崩

平王崩梁山崩

厚曰崩沙鹿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之何也以其

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

夫名者所以相別爾居人之大在民之上故無所名○大並如字夫音符發句之端皆同別彼列反

○夏四

月辛卯尹氏卒

文三年王子虎卒不日此日者錄其恩深也○尹如字周大夫也左氏作君氏

疏會葬在文元年三年王子虎始卒其恩已殺故直錄其

卒而不書其日尹氏三月詔魯人弔四月卒故痛而日之是恩深於叔服也

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於

天子之崩爲魯主故隱而卒之

德猶痛也周禮大行人職曰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然則尹氏時在職而詔魯人之弔者不書官名疑其譏世卿○相息亮反

疏猶王

世卿○釋曰詔魯人之弔者叔孫得臣如京師經書名氏今不見其名蓋微者也疑其譏世卿者穀梁無傳唯據公羊故云疑也

疏注文三至漢也○釋曰范云恩深者王子虎即叔服也

會葬在文元年三年王子虎始卒其恩已殺故直錄其

注王至書時○釋曰桓十五年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是不正也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與此武氏子並不月

者皆爲無君不稱使略而時者則凡伯南季是也察伯來私出竟故書月以表不正察叔來聘亦不請

不稱使故不復月等不請王命祭伯壤之正也

於王不正可知故不復月等不請王命祭伯壤之制也春秋所稱曲存魯史之義內稱公而書薨所以自尊其君則不得不略外諸侯書卒

諸侯故不言使而言聘也

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稱武

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

平王之喪在殯未即

未爵使之非正也其不言使何也

據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稱使

君也

桓王在喪未即

歸死者曰賄歸生者曰聘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

喪事無求而有聘賄

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可知之辭也交譏

而有聘賄

周

之疏

未可至譏之○釋曰王者有求得在不疑而云未可知者以王者求之非道容

而有聘賄

天

有辭說故云未可知也交譏之者交猶俱也指事而書則周魯之非俱見也

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周之制也春秋所稱曲存魯史之義內稱公而書薨所以自尊其君則不得

不略外諸侯書卒

子

以自異也至於既葬雖邾許子男之君皆稱謚而言公各順臣子之辭兩通其議鄭君曰禮記上曰君薨赴於他國之

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曲禮下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君薨赴而云不祿者臣子之於君父雖有壽考猶若短折痛傷之至也若赴稱卒是以壽終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辭都國未赴書以卒者無老幼皆以成人之稱亦以相尊敬○謚市至反後皆同短于緩反折

疏

注天子至尊敬○釋曰曲禮與公羊傳文也何休時設反下同有壽市又反又如字稱死而異名者別尊卑也葬不別者從恩殺略也諸侯日卒正也承

諸侯日卒正也○釋曰據正始故發傳也○注謂承嫡○釋曰僖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彼非正而害日者以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國氏及入則不正之事已見故於卒不復見之而依常書日耳注外盟不日者八年傳文

也

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傳例曰諸侯時葬正也月葬故也曰者憂危最甚不得備禮葬也他也皆放此徐邈曰文元年傳曰葬曰食言有三焉者皆據食言葬皆據所以不稱宋葬

也

繆公而言葬宋繆公者弔食之舉賤遠之命此常事無所著故但記卒記葬錄魯思義之所反則哀其喪而恤其終亦可知矣若有存沒隔絕情遷不交則卒葬無文或有善卒不書葬蓋外雖赴卒而內不會葬無其事則闕其文史策之當也穀梁傳稱變之不葬有三缺君不葬國滅不葬失德不葬言夫子脩春秋所改舊史以示義者也弑君之賊天下所當同誅而諸侯不能治臣子不能討雖葬事是供義何足算亡國之君喪事不成則不應書葬失德之主無以守位故沒葬文傳於宋襄公著失民之咎宋共公發非葬之間言伯姬賢而不荅共公不能弘家人之禮然則爲君者外之不足以全國內之不足以正家皆所謂失德而終禮宜貶者也于時諸國多失道不可悉去其葬故於二君示義而大體明矣○繆音穆本亦作穆之使所吏反下同策本又作英初革反

疏

注天子至昭矣○釋曰天子七月而葬云云隱元年左傳文諸侯算素綬反數也宋共公首恭本又作恭起呂反時葬正也襄七年傳文弑君不葬者若十一年公薨不書葬是也國滅不葬者若紀侯大去其國雖賢終不書葬是也其陳哀葬靈書葬者閔二國不與楚滅之也失德不葬者僖二十三年宋公茲父卒成十五年宋公固卒是也外之不足以全國者謂宋襄也內之不足以正家者謂宋共也

監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隱公卷第二

四年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傳例曰取易辭也伐國不言圍邑言圍邑皆有所見伐國及取邑例時此

月者蓋爲下戊申旣至完卒日起也凡例宜時而舊月者皆錄下事當日

故也日必繼於月故不得不書月事實在先故不得後錄也他

疏

注傳例至放此○釋曰取易辭也十年傳文伐國及取邑倒時者案六年冬朱

入取長葛僖二十六年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宣九年秋取根牟皆不月是倒時也其取須句以

其再取故日取鄭取鄆皆內之叛邑爲害重大故月取邵取防惡乘人之敗故日明常例則時

傳曰言伐言取

楊士勛疏

所惡也稱傳曰者穀梁子不親受于師而聞之於傳者既伐其國又取其土明伐不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春秋之始疏諸侯爲入春秋以來最是取地之始故志之也○戊申衛祝吁弑其君完

不日從其

君正與不正之例也祝吁衛公子○祝吁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凡非正嫡則謂之嫌○夏公

香子反左氏公羊及詩作州吁完音九

疏

注遇例時○釋曰八年春宋公衛及者內爲志焉爾復尊之○後音扶又反

君正與不正之例也祝吁衛公子○祝吁

疏

注遇例時○釋曰八年春宋公衛及者內爲志焉爾復尊之○後音扶又反